

游 踪

千秋画卷志奔山

□ 仝国富

志奔山是一幅画，锦屏写意。志奔山是一首诗，缀玉连珠。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画交融，风月无边。

志奔山位于云龙县漕涧镇境内，属于横断山脉南缘滇西纵谷区，“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区南端，为云龙县国家森林公园的核心区域，距漕涧镇政府所在地约20千米。

从漕涧镇出发，穿过秀美的漕涧坝子，蜿蜒前行，一路林海茫茫，苍龙叠翠，巨树婆娑，这里是漕涧林场经过多年精心栽培的华山松林区。公路上下，松树挺拔，直指云天，举目四顾，绿野连空，一片澄碧，山青如水。

再往前走，山势起伏，峰峦迭起，巍巍岳岳，青山远黛，古柏虬枝，外接天际，山天一色。道路两旁，翠竹摇曳、山花艳艳、松鼠跳跃、小鸟振翅、蜂飞蝶舞，嘤嘤成韵。深深呼吸，感觉香风满道，芳气袭人，欲醉欲仙。

正在迷醉之际，山际蓦然开朗，天工画图，徐徐展开。一片茵茵原野如毯如毡，芳草萋萋铺青叠翠，绿意如织嫩色欲流。草甸中央是一泓碧水，波光粼粼，清

澈见底，这就是梦幻般的千古画卷，人间仙境——志奔山。

志奔山地处大理州、保山市、怒江州三州(市)结合部，西边隔怒江，遥遥高黎贡国家森林公园，东边隔澜沧江，与云龙县天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相望。志奔山由十余座山峰连绵组成，自北向东南延伸，奇峰罗列，绵亘不断，气势磅礴，山川壮丽，风光旖旎。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区域环境孕育了志奔山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珍稀濒危动物西黑冠长臂猿、熊猴、高山兀鹫、红腹角雉在这里自由自在地生活。珍稀植物喜马拉雅红豆杉、水青树、长喙厚朴等长势喜人。新分化物种云龙箭竹、云龙报春、云龙杜鹃等时有发现。据统计，志奔山森林公园现有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1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6种。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3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1种。

志奔山森林茂密，植被丰富，层次分明，具有极大的观赏价值和保护价值，铁杉、冷杉、华山松树体高大，干云蔽日，傲然挺立。在志奔山西北面山巅有一株世界最古老的铁杉，树龄有1100年，被誉为“千年云南铁杉王”，树干胸

径4米、树干高30米，需要十多人才能合抱过来。

志奔山是怒江与澜沧江分水岭，西面是奔腾咆哮的怒江，东边是一泻千里的澜沧江。志奔山溪流众多，水系发达，在志奔山分水岭形成南北不同水系分界，北边水系，流入老窝河，注入怒江，最后汇入太平洋。南边水系，流入漕涧河，注入澜沧江，最后投入太平洋怀抱，形成“一山分两水，各自奔东西”的独特自然景观。

志奔山集原始森林、高山草甸、淡水湿地为一体，山顶诗画般呈现出相对平缓的高山小盆地、高山草甸。由于地质构造的原因，流水顺着缓坡地势，在草甸中间回旋穿梭，形成一个个相互连通的水潭，这就“九十九漕”，是志奔山的核心区域。九十九漕宛如晶莹剔透的珍珠，洒落在高山草甸，如诗如画，别有洞天。

水潭四周是开阔的草甸，绿草茸茸、青青如茵、嫩绿清新，秀色可餐。草甸辽阔广袤，一碧如洗，极目远眺，心旷神怡，宠辱皆忘。站在草甸高处，风轻气暖，山容水意，“不着人间一点尘”，人间风月如尘土，大自然的壮美，鬼斧神工，荡涤心

灵，洗净人间旧事。

夏秋时节，志奔山雨水丰沛，百草滋荣，树木葱茏，山花浪漫，万紫千红，落英缤纷。匍匐在地的低矮杜鹃不负时光，吐花展瓣，如霞如焰，一片花海。在杜鹃花的映衬下，湖光染翠，山峦设色，云海澄清，玉壶天地，人间仙境尽展露。

冬春节令，志奔山又是另一番景象。由于海拔高，每年都瑞雪纷飞，雪花点点，片片鹅毛，纷纷扬扬，飘飘洒洒。山巅白了头，草甸裹银装。志奔山山舞银蛇，雪意弥漫。

雨中的志奔山，薄雾朦胧，细雨浙浙，青树翠蔓，纤草含珠，清景无限。白云伴青山，青山更苍翠。时雨时晴，时云时雾，一半云遮，一半烟霾。雨中游志奔山，“听风听雨都有味”，放开眼界，直抒胸臆，志奔山堪比蓬莱。

晴天的志奔山艳阳高照，清风拂面，山花欲燃，水草丰茂。九十九漕倒映青山白云，呈现“云影波光天上下，松涛竹韵水中央”的美景。静坐湖边，面对一半青山，一半碧水，心静无尘，“诗在一边，酒在一边”，人在画中便是仙。

云来云去青山在，高山流水画中画！天地有大美，人间志奔山！

宾川南薰桥



宾川南薰桥位于州城古镇南门外，始建于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由宾川知州朱官倡建。现存的桥梁为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九月黎元熙主持重修。桥长15.6米、宽5.16米、高3米。条石为基，木民建牌楼，雕梁画栋，檐牙高啄；廊桥卧波，古朴坚美。桥两端为门亭，内立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重修南薰桥碑3块；中为正亭，两侧设栏杆、坐方；桥头悬挂“南薰桥”金字红匾。结构精巧，工艺精湛，历经风雨数百载，仍巍然壮观。

1936年4月20日，贺龙、任弼时率红二、六军团长征过宾川时，在此与守桥民团发生激战，攻克州城，继续北上抗日。改革开放以来，省、州人民政府曾先后两次拨款维修，现保存完好。1988年5月27日，大理州人民政府公布南薰桥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1月，云南省人民政府公布南薰桥为第七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杨宏毅 文／图〕

史海钩沉

一代名儒的乡土情怀

□ 大魏

大理喜洲古镇西门那座门楼——正义门旁边，立有一块石碑，上面书写着“明儒杨弘山先生故里”九个大字。据说过去在门楼上有一块大理石匾，匾上书刻着“明处士杨弘山先生故里”，是当地民众纪念明代著名文人杨士云所立的匾额。杨弘山，名叫杨士云，是喜洲、乃至大理和云南最值得骄傲的名人之一。

杨士云(公元1477—1554年)，原姓董，字从龙，号弘山，别号九龙真逸，大理喜洲本地人，明代弘治辛酉科(公元1501年)云贵乡试第一名，正德丁丑(公元1517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历官工科、兵科、户科给事中，先后为官四十年却一生清贫。做“钞发章疏，稽察违误”工作。后来他看到官场黑暗，清廉正直者难以立足为民做事，便借口父亲去世和身体有疾，辞官回大理侍养母亲。居乡二十年，“甘贫自乐，绝迹城市”，而钻研经籍和天文、律吕方面的学问，著书立说，成为明代嘉靖年间云南在文学和学术上颇有成就的“杨门六学士”(大理杨士云和李元阳、保山张含、晋宁唐铨、昆明胡廷禄、开远王廷表)之一，加上杨慎，世称“杨门七子”。他与杨慎、李元阳等当时在文史方面颇有造诣的学者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常常以诗文互为酬答。

他42岁时授工科给事中，在他奉诏到湖贵办案时，曾顺便回家省亲，此时他虽然已是钦差大臣，堪称衣锦还乡，但是他不带随从，仅马单车，如一个普通人般回到家乡，并说：“省亲，私也，岂能以使节盛从显耀于乡中父老？况居官，必以

俭为宜。”

杨士云不想在官场同流合污而弃官不做，在乡间过着清贫的生活，即使面临绝粮，到了以蔬菜果腹的地步，也不轻易收受别人的馈赠。有一次，外地一位士官送来一些黄金，请他写一篇文章，遭到他的拒绝；另一位官员看到他的居所简陋，提出要给他修一下房屋，他说祖辈留下的房子，住着很满意了，不必再修了。他还把勤俭节约的道理经常讲给乡亲们听，让他们改变婚丧嫁娶中的奢侈礼俗，节俭办事。辞官为民尚且如此，为官之时的清廉程度可想而知。为官为民都赢得了人们的良好口碑和尊敬。乡亲们对他非常尊敬，尊称他为弘山夫子、弘山公。

杨士云无心为官，在学术上的兴趣却非常广泛，除了文学之外还研究性理哲学，并且热心天文学研究，每天夜半都要仰观天象。他曾经用诗歌描写“月蚀”：“月上地之中，日居地之下；地影隔日光，月食知多寡。”颇有科学性。他对乡土公益建设、父老乡亲疾苦关怀备至，极其关心农耕水利，例如他关怀农事，天旱时还不辞年老体弱，亲自上苍山花甸坝寻找水源，并撰写下清新而又精炼、堪称佳作的散文名篇《苍洱图说》，精短不足六百字，就描写出苍山洱海的山川形胜和秀丽风光、风景名胜、人文景观、风物物产、生态环境等等，精到别致地擘画出大理亿态万端、千姿百态的壮丽景色和洋洋大观，而且可以说是500多年前教导人们重视水利、关于开发苍山花甸坝的论述。 其著作有《皇极》《天文》《律吕》《咏史》等，现存《杨弘山先生存稿》12

卷，系民国初年的刻本，为家乡大理留下了较多高颜值的人文记述。

杨士云不仅为民为官都志趣高洁、人品良善，而且自小为人虚怀若谷、谦和大度。最为人们称道，赢得绝好口碑之举，便是闻名青史、传扬后世的“让解”佳话。

他出生于喜洲街大界巷一个白族家庭，从小寒窗苦读。与他同时代的洱海边白塔坪(中和邑)也有一位名叫杨宗尧的书生，同样也勤奋读书。他俩在十三四岁时，都先后考上了秀才，而且都是案首(第一名)。为了继续深造，又都就学于一位学馆设在苍山五台峰脚弘圭山中的名师董公。他俩半读半樵，每天要走十多里路上山读书，放学回家时还要顺便打回一背柴。读书买不起纸笔，他们就利用竹笔沙盘来练习写字；买不起灯油，他们就抓紧在白天听课和背诵，晚上就在家里的沙盘上摸黑默写，几年下来，不知写秃了多少支竹笔，可谓下足了“磨穿铁砚，坐破寒毡”的苦功夫，周围的乡亲父老对他们这种勤奋苦读的精神，都非常钦佩和交口称赞。他们的作文，都是在放学背柴回家的路上打腹稿做成的，而且都作得很好。老师夸赞他俩都是出类拔萃的优秀学生，还风趣地形容道：“你们俩人的窗课(作文)，可以叫做路课。”

不到三年，他俩把应举的功课都准备好了。弘治戊午年，杨宗尧已24岁，以年长应试为羞，决定悄然赴省城应试，对同窗好友也保守秘密；杨士云也不想惊动别人而悄悄赴考。出发去应试赶考的那天，杨士云从喜洲街上出来，杨宗尧

从东边路上走来，恰巧在坡头村的石拱桥上不期而遇。拱手相见后，杨士云想了想便说道：“今天我两人同上省城应考，千里迢迢，一路相伴，好却是好，可是解元只有一名，两人同去，岂不埋没了一人？依小弟之见，学兄年长，学识渊博，不如此科学兄先去赴考，待兄考得解元，小弟不才，下科再去也不为迟。”杨宗尧答道：“承贤弟相让，犹恐愚兄不才，‘不舞之鹤，殆累贤弟’；取不上解元，岂不累贤弟白等三年么？”杨士云拱手说道：“年兄说得在理，但不必谦虚，你我同学，相互深知学底。老师也说，你们俩人都应举，可惜解元只有一个。深为惋惜！我们倒不是自傲，是互相深知学底的，所以我也有同感，你年纪比我大三岁，这一科就让你先去，下一科我再去，也不为晚。小弟所说，出于真心，请兄先行，杨士云继续苦读在他堪称斗室的“七尺书楼”，并入了翰林；而杨宗尧仍然半耕半读，成了进士，双双成为为民造福的好官。他们，特别是杨士云主动“让解”的高风亮节，传为科场一段百年颂扬的谦让美谈。

果然不出所料，科考完放榜，杨宗尧即中了明弘治戊午科解元。下一科杨士云去考，也中了明正德辛酉科解元。他俩双双考中解元后，百尺竿头再接再厉，杨士云继续苦读在他堪称斗室的“七尺书楼”，并入了翰林；而杨宗尧仍然半耕半读，成了进士，双双成为为民造福的好官。他们，特别是杨士云主动“让解”的高风亮节，传为科场一段百年颂扬的谦让美谈。

后来，大理邓川籍著名进士艾自修专门为此事撰文，并立碑于桥畔。清代昆明翰林顾视高来喜洲游览时，也大书“让解桥”三字立碑于旁。发生于小小石拱桥上的这段礼让佳话，便久久传扬民间。

生活笔记

西洱河上看龙舟

□ 王灿鑫

苍山洱海怀抱的滇西名城下关，是个驰名中外的风城，同时也是风景秀丽的山水之城。从城市中心蜿蜒流过的西洱河，不仅连通了山海，将璀璨的高原明珠洱海纳入素有“东方多瑙河”之誉的澜沧江水域，同时让大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在整个云南大地呈现出独一无二的水乡韵味。

每当端午节来临，不论居住在龙尾关一带老城区的老院落，还是城市正中的单元房，几乎每家每户都蒿艾高悬。菜市场和各种超市，早在几个星期前便开始摆上了粽子，以及各种宽展新鲜的粽叶，还有糯米、大枣、杏仁、豆沙、火腿等各种食材，那些会过日子的老人，会早早采买回来包好粽子，只等节日到来时做一大桌团圆宴，呼儿唤女回来团聚。但团聚不是最要紧的，要紧的是宴会结束，全家人急急忙忙收拾好碗筷，便沐浴着夕阳一起来到城市中心的西洱河畔“游百病”。

西洱河水流平缓，河道不宽，短短四五公里流程，却架有七座桥，居住在河道两岸的人，几乎每天都会无数次跨过河道，上班、上学、买菜、办事，或是走路、散心、锻炼，感觉那日子再普通不过。唯此端午节到来，让这河道的意义变得特殊起来。傍晚时分，西洱河两岸可谓人山人海，差不多整个城市的人都汇聚于此，老人、孩子、夫妻、情侣、同学、亲友、师生，一起在河道两岸的树荫下相伴而行。这不仅是一种特殊的凭

吊与怀古，同时还寄托着健康如意的美好期许，据说这天到河边走一走，身上的各种疾病和不顺意就都随风而去了。所以大理的端午，常常是一种团结、喜庆、吉祥与和谐的象征，同时也是一种人世的感慨，岁月的回味和过往的追思，让简单的日子变得意味深长。

大理因洱海地名，作为云南省第二大淡水湖，洱海沿岸分布着上百个大小村落，其中有许多村落就是著名的渔村，还有许多村落则以河航运业著称。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那些村子里的男女老少，差不多全是浪里白条的好汉。洱海沿岸的海东向阳村、金梭岛、挖色等村落，都有悠久的赛龙舟传统。而分布在洱河流域内的海东火把节龙舟赛、耍海会龙舟赛和海灯会龙舟赛等，为这项传统运动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有的村落竟有百人龙舟。后来，大理的龙舟比赛摄影师到西洱河上游水势平缓，河道宽敞，是举办龙舟大赛的最佳水域。这里的龙舟有22人制和12人制不等，有男队自然也有女队。每当端午节来临，站在桥上或是河岸上密集的人群中，看河中万舟齐放，就是大理人民独有的节日视听盛宴。我一直记得一位年过六旬的“金花”老大妈倒站在船头，嘴里衔着哨子，双手富有节奏地敲动大鼓，指挥一条“金花船”从一开始便一骑绝尘驶向终点，在两岸观众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声中夺冠的情景何等气壮山河。

烤饵块的味觉乡愁

□ 周衡

久别故乡，最近竟有些惦念，舌尖竟悄然泛起一缕乡愁。那缕思绪总在晨光熹微时萦绕，牵挂着街角烟火中一片雪白软糯的饵块。

白日途经街市，忽见流动小摊支着炭炉，铁网上零星躺着几枚饵块胚子。记忆中的香气倏然苏醒，喉间泛起久远的悸动。

烤饵块的制法看似千篇一律，一般就是添油条或佐烤鸭，我选择了前者。眼瞅着米胚在炭火舔舐下渐渐膨胀，腾起缕缕焦香。摊主信手拈起烤得蓬松的饵块，在掌心随意摊开。心中不免一惊，我指点的酱料在他粗糙的指缝间失了章法，辣椒酱与花生碎潦草相混，腌菜丝也散落得漫不经心。油条往饵块上一放，然后手巴掌一合，油条与饵块仓促相拥，在塑料袋里形同陌路。

这枚寡淡无味的饵块竟如一把钥匙，撬开我记忆的闸门，霎时勾起对家乡大理的思念。当苍山顶浸染着晨曦的绯红，洱海的晨风裹着木炭香扑面而来，巷陌转角处，铁皮推车载着老式炭火盆，斑驳的铁丝网架于彤红的火盆之上，被跃动着金红的焰舌舔舐着。旁边的竹篾筐里，火腿红的腌菜、透着光的豆芽、金黄的洋芋丝、琥珀色的甜酱、通红的油辣椒与红白相间的腐乳在搪瓷缸里次第排开，淡淡的青烟中蜷着几缕糯香，将饵块的米脂芬芳揉进柔软的晨光里。这便是大理清晨随处可见的老式饵块摊，撑起古城

晨光里的温暖香气。

温润的饵块以软糯糯米为主料，历经千百次捶打化作万千形态，有云絮般绵软的雪色圆片，亦有棱角分明的方片，或是浑如青砖的块状，但终不及薄圆薄片在唇齿间流转的缠绵。站在饵块摊前，老练的摊主十指翻飞如奏琴弦，油条、烤鸭、牛筋等配料次第排开依偎在饵块旁。炭火轻吻间，热气迅速让饵块鼓起了肚子顷刻化作白胖娃娃，10多秒后又似泄了气的皮球而变得绵软，周围的配料食材渐染金边，最终与饵块相拥成浑然天成的美味。

在饵块烘烤之后便是酱料施展魔法。只见摊主取过圆木片平铺饵块，竹片点蘸酱汁时宛若工笔画家，甜咸酱料在饵块上晕染出同心圆纹，辣酱作为些许点染，腐乳若胭脂作晕，芝麻花生碎则似金箔点缀，不同风味在竹片起落间交融成独家记忆。

配菜紧随其后，豆芽、土豆丝与腌菜洒落其间，与酥脆的油条搭配在一起，变得层层叠叠，最后那灵巧的卷折颇有讲究，双手仔细一卷，左手三指轻拢慢捻在尾端掐出个精巧的褶，一个完美的饵块便能交由你的手里。

炭炉噼啪迸溅火星，烘得等待的人们面颊发烫。当裹着晨露的饵块递入掌心，齿尖破开微焦的米皮，欢喜的滋味在舌尖次第绽放。

此刻，掌中这块饵块余温尚存，温润的水汽已然顺着喉管漫上眼眶，这般熨帖的暖意，原是朴实的人间烟火，却是游子行囊里最难封存乡愁。

〔通讯员 温昌盛 吴松江 摄〕



云雾缥缈宾川城

5月30日清晨，天光微亮，多日的细雨骤然收住，宾川县城间悄然酝酿起一场淡淡的薄雾，将小县城裹住，呈现出雾海映高楼的梦幻景观。

雾涌宾川县城，鳞次栉比的小城建筑在云雾中时隐时现，变幻无穷，小城的夏日，别有一番风韵。此时的宾川县城，宛若仙境。